

海外華文散文叢書

周 粲散文選

ZHOU
CAN
SANWEN
XUAN

〔津〕新登字(90)002号

周 槩 散 文 选

周 槩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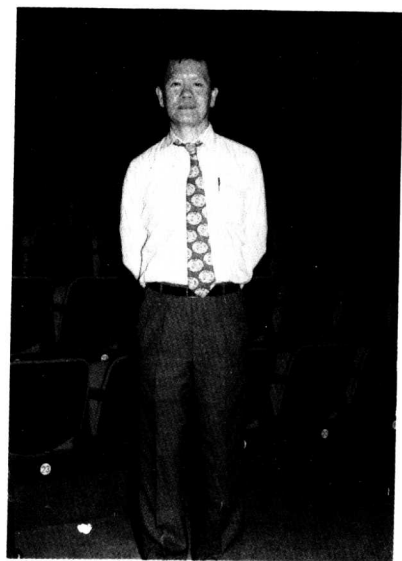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8 1/4 插页 3 字数 166000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7-5306-0903-3/I·815

定价:5.80元



周燦

周燦，原名周国灿，祖籍广东潮洲。新加坡文学硕士，现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

早在中学时代，周燦即以诗集《孩子的梦》享誉新华文坛，此后笔耕不辍，迄今已出版的诗、小说、散文、游记及评论等已达70余种。曾获新加坡儿童文学及诗歌创作奖；并为1990年新加坡文化（文学）奖得主。

自序

我是在念中学的时候开始学习写作的。到了就要毕业的那一年，在华文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出版了第一本书，即诗集，叫《孩子的梦》。那是 1953 年的事。

接下来，读书和写作，几乎成为我生活的全部。这样的生活，给了我快乐，也给了我痛苦。比较起来，当然获得快乐的时候多；要不然，我就不会“勇往直前”一直到今天，还愿意放下手里那支把握了四十年左右的笔了。

结果是：我拥有了一共七十八本书。这一笔非常私人的财产里，有诗、散文、小说、游记、评论、儿童文学等等。我知道，作品的质和量，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写得多，并不等于所从事的工作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但是我已经决定在不太久的将来，出齐整整一百本书。对于这一点，我有足够的信心。我想，对于一名与文学写作攀上关系的人，是不应该把笔轻易放下来的。

虽然除了剧本、中篇和长篇小说等之外，我接触了上述好多种体裁，但是在已出版的书中，还是散文类占多数。如果把游记也划入散文范围的话，我算是出版将近二十本散文集了。有了这样一个数目，要从中选出一个集子来，是比

较不困难的。为了编选时的方便，我以原书的名字作为每辑的名字。所选的篇章有长有短，极不一致。内容方面，当然更加芜杂，说得好听一点，则是“多姿多彩”。我想，对于单调和呆板都没有好感的读者，是容易接受的吧。

由于散文作家人才辈出，再加上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我个人在散文阅读的范围方面，有了明显的增加。尤其是中国大陆作家的名字，已经到了不胜枚举的境地。

虽然我在新加坡出版了不少著作，但是在中国出版书的经验，却从来不曾有过。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这本散文选，我除了非常高兴之外，也由衷地表示感谢；包括在书信往返方面，花费了许多精神和时间的范希文先生。

1991. 7. 新加坡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五色喷泉

一卷在手.....	3
薄薄的蝉翼.....	5
仙人掌·小提琴.....	8
烂泥和星星	10
树树树	12
五色喷泉	15
儿时的街	22

第二辑 玲珑望月

玲珑望月	29
歌楼·客舟·僧庐	34
扫落叶的人	38
草地—草—草地	41
另一种境界	44

一生幻想	47
杏仁茶及其它	51
榴槾与我	55
那一树红毛球	58
两小时的芳邻	61

第三辑 满天的风筝

水梅的下午	67
春忙	70
河边河上	73
木瓜和甘蔗	75
一烟在手	78
痰盂小记	82

第四辑 都市的脸

花事	87
花摊	91
树若有情	94
那一窝青龙	98
植物兽的路	100
橄榄小品	103
水果摊	105
市声	108
朵丝	110
仓鼠这种宠物	113
稚弱的琴声	117

长大·····	120
拔牙·····	123
长长的东海岸路·····	127
都市的脸·····	132
过牛车水·····	135
怀旧·····	138
太阳旗下的日子·····	143
翩跹西逝·····	147
吃茶楼·····	151

第五辑 只因那阳光

单纯的美·····	157
月饼·灯笼·····	161
如果一天不阅读·····	163
从士古打到汽车·····	167
我这双眼睛·····	172
清晨半小时·····	177
只因为那阳光·····	182
星期天·····	184
查理布朗放风筝·····	188
露丝这女孩·····	192
亚当和夏娃·····	197
造了个窝以后·····	206
两岁·····	209

第六辑 迷路的童年

歌声引路·····	217
井·····	220
寂寞的人·····	223
抢花记·····	226
杜鹃窝里岁月长·····	229
故乡何处·····	233
迷路的童年·····	238
女孩·····	239
孩子和玩具·····	241
问题·····	243
听雨·····	245
你说·····	246
雨花石·····	247
镜子·····	248
望月·····	249
红叶飘零·····	251
我喜欢旅行中国·····	253
附录:本书作者主要著作·····	255

第一辑



五色喷泉

一卷在手

“如果我这时候一个字也不认识，一定会很快活的。”这是你在发泄了一番怨艾之辞以后说的话。

也许你一说完了这句话，自己马上就晓得它是错误的，毫无根据的，武断的，否则，我绝对不能同意你这种说法。

我很了解你说这句话的用意，以及你当时的心理状态，其实，许多有过跟你同样遭遇的人，在愤慨之余，也都会这么说的。但他们多半说过就算了，并不曾把它当作金科玉律看待，我自己就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

人总是不满现实的；他们一直希望往上爬，或者近乎本能的要往上爬，但临到中途碰见阻碍的时候，他们便会突然间退缩下来，醉心于不可知不可见的底层渺渺茫茫的欢乐，而且以自己前此的努力为多事了。对于这些人，我们除了把他们当作不敢面对现实的弱者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

让我们再这样自问一下：不认识字的人真的那么快活吗？一个不认识字的人，在目前这个社会里，就等于是个无知的人。人而无知，那么，他跟虫鱼禽兽，花草树木，又有什么两样呢？懵懵懂懂地与万物同朽，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又在哪儿？生命没有价值与意义，那么，生活中的快活的泉源，又

如何能川流不息，汹涌澎湃？

从另一方面说，世间一切其他的娱乐，多数都有枯竭穷尽的一天，只有书本是永远新鲜的，永远丰腴的。当我们发觉一切其他的娱乐都不能再满足我们的时候，也唯有书本能使我们获得所有我们想要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字，我们便没有机会跟书本接触，那时候，眼看着别人都依藉着书本，各各如愿以偿，自己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空望着他们兴叹，在那种状况之下，不但没有快活可言，而且心中的痛苦，又不知从何诉起，那种难堪的程度，恐怕罄竹也不能尽书呢！

其实，我们平常原不难看见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每逢到了工作完毕，而又没有什么可以消遣的时候，便只好东奔西跑，无所适从，让大好光阴轻轻地从他们脚跟溜过，结果一无所得，在享受上既谈不到，在学识上也依然故我，多一天和少一天，甚至多一年和少一年，在他们都没有什么不同。试想这种生活过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又有些懒得活动的，便只得无聊地呆在某个角落里，睡觉时固然不可能有出奇的梦境，清醒时也不会有惊险动人的经历，有时不甘寂寞起来，想有所作为，但也只能像禁宫中不被宠幸的嫔妃一样，听听宫前逝水，数数园里花朵，做这类倍添寂寞的琐事而已。要是不幸碰到夜雨孤灯，忧思涌起的瞬间，便不知怎生排遣了。

反过来说，如果这时一卷在手，一切人世间的甜酸苦涩，几乎一概被我们尝遍。那时候，不只乐的是乐，连苦的也是乐了；不只喜的是喜，连悲的也是喜了。又如果修养好一点的话，万物静观之下皆自得，那才是其乐也融融呢！

薄薄的蝉翼

你读过林觉民写的《与妻诀别书》吗？它里面有这几句话：“……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记得这课书是我在念初中的时候读的。真想不到在经过这么多年之后的此刻，它竟又晶晶然一字一字浮现到我的眼际来了。

并不是由于林觉民当时的境遇，在此时此地复活了，使我在痛心疾首之余，不知不觉地也掀起了相似的悲愤之思；也不是由于林觉民和他的妻子的恩爱，以及他们生离死别的凄惨故事感动了我，使我频频为他们遥递怜古的幽怀；不是，不是这些，我相信唯一造成我去想到这些话的原因，只是里面一再提起的那个“死”字。他说这样也可以使他死，那样也可以使他死，他是无时无地不在死的掌握中挣扎着，喘息着，而且慢慢爬向最黑暗的地狱边缘。……

我现在坐在我的写字桌前，当我写这篇文章时，夜已经很静了，也可以说，已经很温穆很和平了。风轻轻地吹着，偶尔逼使窗帘去敲击玻璃而发出一两声微响。四野里的鸣虫也许都已倦了，但谁也不肯辜负它们动人的歌喉。我晓得，

如果我暂且搁下笔来，又熄灭桌上的灯，那么，我依然不会跌落在夜所携来的黑暗里，因为这两天正是月圆时候，要是不给黑云遮住，团团的明月很早便会浮在天心，她那清冷的光辉，将会透过一层薄薄的雾，射进我的房间来。真的，这确是一个无限温穆而和平的夜。

然而此刻我为什么会想到死呢？连我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只觉得死和生只隔着一层薄薄的蝉翼，翼的这一边是生，翼的另一边便是死。死是时时刻刻随在我们的左右的，窥伺着我们一万次慎审里的一回不小心。

最近本坡上映的一套叫《六福客栈》的片子，大约你已经看过了。里面的女主角仁爱，想搭火车到中国去，但是卖票员警告她，说是那时候战争正在进行中，一路上非常危险，希望她不要去，因为火车公司是不敢担保她旅途的安全的。于是仁爱反问卖票员说，那么，难道你能够担保我从这儿走到马路对面去这一小段路的安全么？——结果卖票员连这一点也不敢担保。

可见危险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都可能降落到我们身上来。过去那漫长的一段时间，我所以能够平安渡过，而一直活到现在，活到我写着字的这一秒钟，并不是当然的。过去那漫长的一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是负荷着千钧一发的灾难，在时间的战场上奔跑，枪是林，弹是雨，当我继续前进的每一秒钟中，它们都环抱在我的周围，只是我没有去想它们，去注意它们，因而也不觉察到它们的存在和活动罢了。

此刻我确是舒舒服服地坐着，在这样一个夜里，死神总不会轻易地来访吧？它不但今夜不来，明天早上也应该不会来，因为明天早上我还要迎着晨风，到高冈上看日出。我要

听鸟儿的歌唱，我要呼吸一切的植物和泥土里散发出来的清香。而且往后的日子也应该不会来，因为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许多愿望等着实现。

但是，谁晓得呢？如果死神要来的话，它马上便可以来。它拥有这个盛气凌人的威力与权利。要是它果然来了，立刻就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么说，我不能自主了，不能保证自己任何时刻的安全了，纵使我有了一个长远的过去，长远的我的前身，然而，真正属于我的而使我敢勇于保障自己的无恙的，到底有多少时候？一天？一小时？一刻钟或者一分钟？不不，都没有，尽管死亡的比例一般说来是那么的小，但我仍是随时随地可以死去的。

那么，什么是我的呢——只有当我还存在着活着的我是我的，只有我挥笔疾书的这片刻光阴是我的，只有现在与现在的我是我的。而以后的我呢？他却躲在不可知的时间的神的安排中。

朋友，你还在痴想着些什么呢？你还不赶快振作起来，握取只属于你的短暂的现在吗？

仙人掌·小提琴

你喜欢仙人掌吗？我自己对这东西实在很感兴趣。它的种类多，有大有小，大的比人还要高，小的却像一颗绿色的美玉。它们的样子真是稀奇古怪，有像蒲团的，有像杨桃的，有像蛇般蜿蜒地伸展着的，有像显微镜中的酵母菌一个新芽接上另一个新芽的，禁不住要惊叹造物者的匠心。

我的书桌上也有一株仙人掌，它是很小的一株，开始只有一寸长左右，后来在布满了刺的地方接连吐出了几个新芽，慢慢的，这几个新芽中的一个，高度比母体要大十余倍。

但是有一天，我烧开水时不小心，让热腾腾的水蒸气把它烫伤了，弄得它颜色枯黄不堪。我发觉时惋惜了一阵子，也就不去注意它了。哪知过了许多天之后，在那烫伤的地方，忽然出现了两星小绿点。它们显然预示了两个小生命，正在试探着要到这世界里来。果然过了不久，每一根刺人的绿指头的顶端，都接上完好而可观的一个小指头了。我久久地凝视着这株仙人掌。我爱它，因为它是在危难中使自己更加茁壮起来的；我感谢它，因为它给予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

我又想起另一桩与这个相似的事来了。有一次，当这个